



JIPIN SHENGINV YOUZHINAN ♥ ♥ ♥

极品剩女 优质男

♂
请看《极品剩女优质男》

剩女刘星能否找到自己情感的依归？

当某些爱情小说像嚼烂的甘蔗渣一样，
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时，

如何写爱情小说便成为一个最艰难的挑战。

有人说，读者是难伺候的，胡编乱造肯定会让人倒胃口。

请看本书作者是如何用敏捷的才思和诙谐的文字让你手不释卷的。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JIPIN SHENGNY YOUZHINAN



极品剩女 优质男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极品剩女优质男 / 朱之泓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12.4

ISBN 978-7-227-05131-2

I. ①极 … II. ①朱 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3445 号

极品剩女优质男

朱之泓 著

责任编辑 陈 浪

封面设计 赵 静

责任印制 王 瑞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×980mm 1/16 印 张 16.5 字 数 300 千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2382 印 数 3000 册
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5131-2/I·1308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故事梗概

故事发生在西北的一个省会城市里。外科主治医生刘星，业务过硬，长相漂亮，性格开朗，但二十九岁了还没男友。于是她的四位长辈便焦虑十分，不断给她施压。

在一次顶班手术中，刘星结识了一家药厂的厂长——三十六岁的医药学博士田园。田园对刘星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刘星也被田园的高大帅气和沉稳幽默所吸引，并被他的真诚执著所打动，两人陷入热恋中。

当刘星跟田园如愿订婚并将生米煮成熟饭后，却被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击倒了。田园所在的药业公司的董事长佟强约见刘星，告诉她，田园是自己的女婿，并且不可能离婚……

刘星熬过了撕心裂肺的失恋痛苦，又经受了未婚先孕的惊吓，终于了解了田园那苦涩的婚姻以及那奇特而让人唏嘘的秘密离婚，也了解了田园那非凡的个人品质。正当他们以为误会解除，障碍消除，可以顺利筹备婚礼时，田园却被警方从北京机场抓走了，药厂也因为被查出大量制作冰毒的麻黄碱而遭查封……

剩女刘星能否找到自己情感的依归？请看《极品剩女优质男》。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章 众里寻他千百度

他那双深幽的眼睛啊 / 1
我爸的私情我知晓 / 16
死党提亲，帅哥送礼 / 24
李钧来了 / 34
母女同上手术台 / 37
我的帅哥出院我爸的情人探病 / 42
就这样简陋地拥抱了 / 47
如此隆重的赴约 / 60
原来不是性侵犯 / 69

第二章 春风送我蹀爱河

思念是一种幸福 / 78
老妈单挑小情敌 / 85
徒弟对我有点暧昧 / 88
田园回来了 / 97
初审通过 / 103
平安夜的情歌 / 108
李钧终于知道了真相 / 115
我订婚了 / 121
禁果原来这个味儿 / 126

第三章 晴天霹雳惊全家

田园是有妇之夫 / 135
再难舍也得舍啊 / 144
又听到那首《懂你》 / 151
我妈让他滚到医院来 / 153
九曲回肠的离婚故事 / 157
雨过天晴筹备结婚 / 171
祸从天降，田园被抓 / 175
悲壮进京捞人去 / 178
田园出狱 / 181
初识佟枫真性情 / 185
田园丢证件结婚搁了浅 / 198

第四章 独善其身不现实

佟枫父女的风暴 / 203
佟枫的网恋 / 209
聚会带来的不安 / 214
与李钧同复习，田园吃醋了 / 217
带着婚纱赴北京，佟枫坏我好心情 / 222
偷陪佟枫去约会 / 227
我摔伤了腿结婚再搁浅 / 231
李钧开始交女友 / 234
佟枫打了追求者 / 237
李钧的感情生变 / 241
我跟田园的战争 / 243
佟枫的情郎却在灯火阑珊处 / 248
李钧换了女友 / 254
佟枫的爱情是快熟型 / 256
尾声：结婚！结婚！ / 258

第一章 众里寻他千百度

唉，众里寻他千百度……田园真的是灯火阑珊处那个人吗？

他那双深幽的眼睛啊

今儿一大早，我在院子里擦拭我的电动自行车，听见屋内传出吵嚷的声浪。

外婆叨叨着：“养女不管母之过，星星都三十岁了，还没嫁出去，你当娘的管不管啊？”

我妈不耐烦地喊着：“妈，你省省心吧，吃你的饭，养你的老，别烦我好不好！”

我外公大声指责我妈：“红英，你妈还不是为你好，为咱家星星好！”

我爸大声呵斥：“吵什么呀吵？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！”

嘿，他们的万般烦恼皆因我起，我是敢怒不敢言啊，只能偷偷地朝屋内做了个咬牙切齿的动作。这时我妈突然从屋内伸出头来，朝我大声喊：“星星，吃饭了！”我忙停住手里的活儿，换上笑脸准备进屋，却见我爸甩门出来，随即又冲出院子，接着，大门外便响起汽车远去的声音。

我摇摇头皱着眉进屋。这时，我家的餐桌上坐着四个人。

我外公，八十三岁，慢吞吞地喝着稀饭。

我外婆，八十二岁。依稀可看出年轻时的美貌，正用没牙齿的嘴巴嚼着包子皮。

我妈刘红英，五十五岁。徐娘半老风韵犹存。正气呼呼地吃着饭，筷子碰得碗盘乒乓响。

我，一边看几位长辈的脸色，一边微笑着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：“我爸爸没吃就走了？”

我妈说：“你以为你爸愿意在家吃饭啊？他的魂儿早不知被牵到哪里去了。”

我偷偷一笑说：“他走就走吧，餐馆老板还能饿着？”

我妈说：“谁家的饭有自家的饭吃着舒服？哪怕是自家的餐馆。”

我再偷偷一笑。谁还看不透我妈的那点心理活动，总惦记着我爸呗，但愿她别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啊。

谁知终于没能幸免。我妈嘴巴吃着饭，眼睛却吃定了我。叹口气，特意拿捏出悠闲轻松又万般慈爱的口吻说：“星星啊，你不要太清高，看到差不多的男生，你要主动点，别等着人家来追你。要知你不是二十岁的小女生了，已没年龄优势了，一眨眼就过了三十岁的大关了。”

我外婆可找到发挥余热的机会了，她急忙咽下一口没经过咀嚼的包子说：“星星啊，我十五岁就嫁人了，生你那死去的大舅时才十七岁，生你妈时二十六岁……可是你，已经三十岁了还嫁不出去……这可怎么办啊，女大必填房啊，你就等着给哪个男人做续弦吧……”

我想，她老人家真不给我面子啊，总是算我的虚岁。我便嘻嘻笑着说：“外婆啊，难为你老人家记忆力这么好，数学功底这么强，精力也这么充沛，什么你都记得清楚，什么你都算得明白，而且还能口不停气不喘地说这么多。”

外婆大约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，她颤抖着头，直着眼睛瞪我。

我妈的第二波攻势又来了：“星星啊，人家跟你同岁的，哪个都有家了，你还单身，让我一点面子都没有。人家都问我，你家姑娘条件很不错嘛，咋就找不上男朋友呢？你说，我该对人家怎么解释呢，我说我女儿不是找不上，是没有遇到合适的。人家又会说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找什么样的才算合适呀？越挑年龄越大，就更没合适的了……”

外婆的第二波攻势也来了：“是呀，星星你到底是像谁呀？不像我呀，我当年可是一家有女百家求呀，说媒的挤破了门呀。你也不像你妈啊，你妈当年找对象八字还没见一撇呢，就已经……”

这时，我妈铁青着脸，大瞪着眼，逼视着她妈。外婆看我妈一眼，立刻用手里的旧手绢掩住了嘴巴。

我急忙放下碗筷往外走，一边对我妈说：“妈哎，我今儿连轴转，晚饭不回来吃了，晚上替钱大夫顶夜班。”

我妈说：“那咋行，还不累坏了？”

我已经走出来了，又在门口朝她喊：“没关系，不回家耳根子还清净点……”

身后飘来我妈半真半假的骂声：“死丫头！”

我到医院时，自行车棚里还空空的。刚放好车子，就见我的死党——本院妇产科医生黄莺也推着车子进来了。她问我：“你怎么来这么早？”

我诉苦说：“嘿！你不知道，为了让我尽早走出剩女的行列，我妈可着劲儿敲大鼓，我外婆一个劲儿打小锣，两人一唱一和，闹腾得我三口并作两口，吃完了刚热的剩包子，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外跑……你怎么也来这么早哇？”

黄莺笑着说：“我今天是第一台手术，早点来好作准备……喂，关于男朋友的事儿，姐姐我给你留心着，有优秀的男生，我就把他押解到你面前。”

进了卫生间，我对着洗手池正方的镜子左看看右看看，正看看侧看看，对准脸部再看看。无论怎么说，我都算得上是漂亮的。你看这匀称的身条儿，浓密漆黑透着亮光的头发，光光白白紧绷绷的皮肤，小鼻梁也挺挺的，小嘴唇也红红的，黑黝黝的两只眼睛还是双眼皮呢，除了下巴有点不够尖之外，别处可是找不到缺点的。嫣然一笑时，还蛮有点狐媚子劲儿呢，怎么能说是没有女性魅力呢？我怎么就不如那些嫩女生了呢？那些嫩女生也并非个个都是美女啊。

怕打瞌睡，值夜班时我一边喝着浓浓的咖啡，一边想：快三十岁了，不幸还是处女之身，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？是不是我这姓名不吉利呢？我跟我妈姓刘，单名一个星字，小名叫星星，大名叫刘星，谐音流星。所以我那值得全家人骄傲的辉煌学习成绩，在我二十六以前就结束了。从那以后，没人知道我的学业曾多么优秀，只看见我仍被“剩”在闺阁之中，让我妈和我外婆的焦虑感日渐强烈……刘星啊刘星，流星啊流星，怎不让我唏嘘啊？

还没等我将唏嘘付诸于行动呢，便听得走廊里有人声，值班护士进来对我说：“刘大夫，有病人，急性阑尾炎。”

我擦了一把那根本没有流出来的眼泪，以黑社会老大般的坚定神情对她说：“通知手术室！立即作好手术准备，再通知有关人员，以最快的速度到岗！”

当护士奉了我的命令去下达有关手术的通知时，我自己却要到病房里与我的病人第一次亲密接触。而趴在办公桌上打瞌睡的实习生侯庆生，一听有急诊手术，马上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跳起来问：“老师，病人在哪？”

当我在两个值班护士和一个实习医生的前呼后拥下来到病房时，却发现病人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他独自侧卧于病榻之上，右手捂着自己的右下腹，作十分痛苦状。

我以外科医生的敏锐眼光目测了一下他的身躯，认定这是一个高个儿的健壮青年。我马上给他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性的微笑，问他：“哪里不舒服啊？”

这不是废话么，明知是急性阑尾炎，还问人家哪里不舒服。但我必须这样问，若开场便直接问及阑尾病变，会有诱导病人口供之嫌，一旦发生误诊或医疗纠纷，又要找我的麻烦了。

病人并没抬头，只轻声回答：“右下腹疼。”

我一听，顿生好感，因为这回答比较规范，最起码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只笼统地说肚子疼。中国人所说的肚子范围比较大，往往把胸部以下都称为肚子，让你闹不清他到底是哪个部位痛。当然他的这种半专业性回答也许和门诊的初步诊断有关，经过门诊医生的问答，他在回答医生问话方面已经得到几分钟的强化训练了。

我又问他：“疼多久了？”

“近两个小时了。”

“怎么个疼法？”

“先开始时肚脐眼周围疼，后来疼痛便固定到右下腹了。”

“病历呢？”

“交了。”他刚说完，我伸手向值班护士，护士马上将手中的病历递给我。我一目十行地看过去。病历里写着病人的自述，门诊医生的检查结果和处理意见。里边还夹着一张加快的血象检测单。我一看，白血球的指标和门诊医生的诊断很吻合。但我还是例行手续地对他说：“躺平了，让我看看。”

在我的命令下，他挣扎着抬起屁股把裤子脱下去了五十三公分半，露出我需要检查的部位。这种脱法很规范，不用我第二次要求了。一般病人都是只脱四十公分左右，让医生不得不再次要求：“再往下脱一点。”

我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，直奔他的麦氏压痛点，使劲儿往下一杵，两秒钟后猛然放开。这健壮的病人便哎哟了一声，并且不满地说：“你能不能轻点啊？门诊医生没有这么狠啊。”

“不狠测不准。”说着，我给他一个抚慰似的微笑，以弱化他对我的不满。

他犹豫着问：“是你给我做手术吗？”我优雅地点点头。

他又问：“能不能换个年龄大点的大夫啊？”

我立刻有了合理的反弹：什么世道啊，找女朋友嫌我老，做手术又嫌我小。真是做人难呀，做女人更难，做大龄未婚的外科女医生尤其难啊。简直没有活路了啊。

还没等我将自己的两条美眉皱起来呢，我的实习生侯庆生便插话了，他说：“喂，先生你搞明白啊，我们刘大夫除了换头术还没把握之外，其他各种手术都驾轻就熟，至于这阑尾切除术啊，当然是小菜一碟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病人居然嘿嘿笑了。那笑似乎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他的下腹部明显随着他笑的进程而颤动着。这种颤动带动得两个护士也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

听见实习生把马屁拍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我本该扑哧一笑的，但一想到这有损我的威严，便马上用我曾当过共青团员的非凡毅力将这扑哧一笑压了下去，

并当即用嫣然一笑置换了它。

病人依然将信将疑地看着我，我这才注意到，此人有两条浓眉，而浓眉下是一双深幽的眼睛。此刻那深幽的眼睛里满含着对我的不信任。

我当即收起自己的嫣然一笑，改用了皮笑肉不笑对他说：“你考虑好，到底做不做，如果执意要换大夫，我可以打电话联系。但最快也要在一个小时后才能来人，到时候你阑尾穿孔了，我不负任何责任，你签字吧。”

侯庆生连声说：“哎呀，穿孔了会引起弥漫性腹膜炎的，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”

病人被吓住了，连声说：“做！做！马上做……”

谁在手术单上签字？我问。

我的身体我负责，我自己签……

几分钟后，他已经被刮去了腹部的汗毛，像梁山好汉孙二娘店里的客人一样，被赤身裸体麻翻在手术床上。我的纤纤玉手拿着那寒光闪闪的手术刀，朝着那预定的部位脸不变色心不跳地一层层切下去。接着便小心翼翼地切口里往出掏他的肠子。掏出一截，没有发现阑尾，再掏，再找，终于看见了。那原本应该是空瘪瘪的一个小肉袋，现在却充沛饱满，盈盈欲破。毫无疑问，它里边充斥着战斗力极强的浓菌，一旦让他们破囊而出，顷刻间便会在腹腔内爆炸式地增长，那种后果不亚于美国投放到日本的原子弹。

我迅速割掉它，清理消毒后将切口缝起来。像我外婆做针线一样，还要将那缝好的毛茬子抿进去，外层再缝一道工序，以保证毛茬子不会与腹壁直接接触，以免发生粘连。然后将掏出来的肠子顺着原路塞进他的腹腔里，接下来便是缝合外切口了。至于那些被我弄乱了秩序的肠子什么时候能神归原位，那就是他自个的事儿了。

病人被送进了病房，我也回到了办公室，要过实习生刚写完的病历看了看，有关资料如下：姓名：田园，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，年龄：36，住址：新二区制药厂……

我突然想，这人怎么会独自来医院呢，难道没家人没同事没朋友吗？

按理说，此时我暂时不需要去关顾，但好奇心让我起身去了他的病房。

这病房有三张床，现在只有两个病人。田园是6床，另一个是8床。8床的这阵儿也被吵醒了，两人居然自来熟地聊上了。我在门口听到8床的问田园：“你的刀口用什么缝的？”

田园困惑地说：“不知道啊。”接着他反问8床的：“你的呢，怎么缝的？”

我是用订书机订的。

啊，订书机能缝合刀口？

8床的卖弄地说：“有好几种呢，有用订书机的，有用线缝的，还有的用胶带一粘就行了。”

看到我进去，田园急忙问：“刘大夫，我的刀口用什么缝合的？”

“常规方法，用线缝的。”

“各种方法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各有千秋吧，一两句说不清楚。你这会儿感觉如何？”

“没什么感觉。”

我用手敲敲他的刀口处，他没有任何反应，我朝他一笑说：“这时麻醉状态还没有解除，过会儿会疼的，疼了就打铃，给你挂个止痛棒。”

“疼了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止痛药会过敏呕吐的。”

“你不是没有做过别的手术么？”

“我家里人做手术时有止疼针过敏现象，我见过，呕吐得很厉害。”

“哦，不是所有人都过敏……你亲属呢，怎么没陪你来？”说着我又给他一个微笑。

“家里人……离得远。天亮时我会打电话让我手下人来的。”说完他的脸色晴转多云了。

手下人？他是个肉食者啊。不过我没表现出任何惊讶来。有钱有势的病人我见得多了，省长来也不敢得罪我们手中的刀子……一边想，一边再次认真地观察了一下他。一头浓密的黑发有点长，似乎该理了。遮掩在浓眉下的两只眼睛黑黑的深深的，很幽远，让人探不到底，似乎有一种深沉或者说忧郁。

至于他的躯干部位，我没有重新观察，因为刚才在手术床上我已经一览无余地看过了，那是一躯很有质感的男性体魄，张扬着久经锻炼的肌腱。让同性羡慕，让异性爱慕。

不过我很快刹住了自己那漂得有点远的思绪，关切地问他：“你现在需要上卫生间吗？我让男医生进来。”说着我又给他一个微笑。

“谢谢，暂时不用，需要时我打铃。”他说。

我转身走了，临推门时又回头看他一眼，只见他笑着目送我，那眼神依然是忧郁的。这次我却没笑，因为我已经给了他三次微笑了。当年唐伯虎点秋香，也只不过得到了三次微笑。

呸，看我，这是哪跟哪呀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吩咐侯庆生：“田园没有亲属陪床，待会儿如果他打铃，你去帮他一下。”

“田园？”我的实习生不明白地问我。

哦，应该告诉读者，我们没有称呼患者姓名的习惯。患者到了我们这里，就像犯人入了监一样，只呼代号不称姓名。我却反常地直呼其名了，难怪实习生会诧异呢。

于是，我补充说：“就是刚切了阑尾的那个6床……”

第二天清早我就交班了，我压根没想到，在这个替人值班的晚上，由我亲自给他做了手术的这个男人，此生将注定进入我的生活，给我带来五味杂陈的感受……

回到家，见刚起床的我妈与我爸，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一样，互相伸着头，逼视着对方。而我外婆和外公却都颤巍巍地站在“斗鸡场”的外围……

我妈的眼睛逼视了我爸爸十二秒半的时候，突然用她那高八度的嗓音石破天惊地蹦出了一句：“天哪——咋让我遇到这么个没良心的东西啊——”

砰的一声，我爸右手握拳猛砸了一下桌子，震得桌上的一个茶杯滚落到地上，立马碎成几片了。我爸也不去理会那摔碎的茶杯，只抬手指着我妈，用他那七度半的嗓门吼道：“你胡说！”不是我爸此刻的愤怒程度比我妈低，而是男人的高音天生比女人的高音低半度，我爸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

我妈同样右手握拳猛砸了一下桌子，但桌子上的另一个茶杯只是颠簸了两下，并没有滚落到地上。不是我妈的愤怒程度比我爸低，而是女人的力气天生比男人小啊，我妈同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我妈也不去估算那两拳砸桌的力度有多大不同，只抬手指着我爸骂道：“我怎么胡说了？你的良心在哪里？早叫狗吃了！”

我爸爸已经主动降低了调门，他气呼呼地先挥手朝左边指了一下，又挥手朝右边指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啥叫有良心？这两层小楼房你住着，你穿金戴银的我供着，我够有良心的了。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”

我妈也主动降低了调门说：“你现在能挣两个臭钱了，说话占地儿这么大？当初那么多年，我一个人工资养全家，你往家里拿回一分钱还是两分钱了？买回一根菜还是一根线了？你还好意思说有良心！你吃软饭那么多年……”

我端起桌上那仅存的茶杯喝了一口水，打算润润嗓子，让声音更甜美一点，说起话来更有感染力一点，好劝解一番我那震怒的严父和那心碎的慈母。

谁知我外婆却插话了。她用拐棍捣了两下地板说：“俺闺女说的是实话啊，是吃了多年软饭啊，穷得从来吃不起饼子和干捞面啊。”

我外公也插话说：“都别说了。那些年，咱的牙口好，却穷得只能吃软饭；这些年，不穷了，牙口却不好了，还是只能吃软饭：一辈子就是吃软饭的命啊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嘴里的一口水还没咽下去呢，就被笑神经驱使得再也忍不住地喷涌而出了。然而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突然转向桌上的一盆文竹，那口茶水就呈直射状地喷过去了。转头看我妈，她老人家也忍不住破涕为笑了，而我外婆和我外公却傻愣愣地看着我娘俩。

我妈大约觉得就这样一笑了之有点不划算，就板起面孔捡起前面的话题继续数落我爸：“你不是个男人啊，是男人能吃那么多年软饭吗？是男人能回来欺负我吗？”

据说，男人最忌讳女人说他不是男人，所以我爸的怒火又被点燃了：“我不是男人？你妈你爹我都给你养着，你去找吧，看天底下还有哪个男人能像我这样？说我不像男人，你更不像女人，就凭你这样狗不吃猪不啃的样儿，不是我小看呢，你想找个要饭的男人也未必能找来。”

这话一下子就把我妈气得七魂出窍，三魄升天。当下她便两眼直翻，张口喘不上气来。

人说世上最亲是母女情，既然我爸出口这么狠，我当然要拍马上前替我妈助战了。于是，我冲上去就是一句：“爸，你欺人太甚！能这么说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么？她的青春都献给谁了？从十六岁就爱你，不怕天荒，不怕地老，就怕不能拥有你，爱了你一辈子，伺候了你一辈子……到头来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却……”

诸位读者可能会问，你爹妈的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要知道，我妈和我爸，年轻时是恩爱夫妻。这些“资料”，都是他们状态好时，在打情骂俏中流露出来的。

当下我爸愣住了，不知该怎么对付我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。

我外婆这时也婆仗孙势，挥着拐杖骂我爸：“大那蛋啊，你白长了一颗人地脑啊……”

我外婆是河南人，当初逃荒到本地。她老人家这句话，列位可能看不懂，我先来注解一下：这其中的“大”，是指“父亲”；“蛋”，从狭义上说，是指雄性睾丸，从广义上说，是指雄性完整的生殖器官；那“地脑”一词，是指“脑袋”。这句话直译过来的意思是：“你爹的睾丸啊，你白白长了一颗人头啊。”

我爸快速分析了一下敌我双方的形势：论血缘关系，我妈有两个半同盟军，他只有半个，此时恋战，他胜算很少，所以就呼的一下冲出门去了。而我妈，还保持着张大嘴巴喘不过气的样子。

我追出去大喊一声：“爸！你站住！”

真是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，我爸已经跑到大门口了，这时竟然立定向后

转了。而我妈那悠扬的哭声终于荡响在我身后的屋子里了。

我爸对已经冲到他跟前的我说：“星星，你别瞎掺和，去劝劝你妈吧。”我说：“解铃还得系铃人，你得自己去解释。我妈要是被你气出个好歹，我可不饶你。”我爸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转身钻进他的车里绝尘而去了。

我回到屋里，见我妈的痛哭已经有声转为无声了。因为唯一指望的听众就是我爸，我爸走了，她哭给谁听啊？而外婆一边擦着自己的眼泪，一边给我妈递过纸巾，我外公在收拾地上的碎茶杯。

我贴到我妈跟前，抚摸她的前胸说：“妈哎，你别气伤了身子。好歹我永远都是你的嫡系部队，而且关键时刻还是敢死队，你指哪，我打哪，你不指，我也会主动帮你打。打垮我爸那个反动派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……”

我妈被我气笑了，那泪水往出涌流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了。我又说：“妈啊，从今往后再不要逼我出嫁了，我要不在，谁给你撑腰啊？我干脆守在家里一辈子保护你。”

我妈一听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擦了两把泪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那不行，你该嫁还得嫁，不出嫁怎么行？那不是更让我不安稳吗？你放心，你爸他不会把我咋样的……”

我外婆也说：“闺女，你放心出嫁。有我这把老骨头在，我不信你爸那个鳖孙能翻天？”

我一看，再设法脱身，下一轮围攻的对象就是我了。于是赶快说：“刚下夜班，就被你们闹得，这会儿头疼得很，要上楼睡觉去了。”

躺在我那铺着粉红色床单的小床上，我可是柔肠百转啊。“嫁人”，这是多美好的词语啊！可嫁后的结果却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！

刚要入睡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我爸打来的，他问：“你妈咋样了？”我说好多了。我爸说：“我被她压制得气都喘不过来，你也劝劝你妈啊，不要总是以恩人自居。”

我说：“爸，别把原因都推到我妈身上啊，你还是好好检查自己……”

我爸说：“星星，啥时候有工夫了，爸爸要好好跟你谈谈心……”

我趁机撒娇要挟他：“爸，你给我买不买车啊？”

他说：“不是爸不给你买，是你现在开车太张扬了，刚工作没几年……”

我说：“张扬？还有人没毕业就开车呢？我好赖也算是富二代吧，整天骑着电动车，你不怕我被人瞧不起啊，找男朋友都不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啊。”

我爸便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要不，你先把爸爸的车开去吧，等技术纯熟了，再买新的……”

我坚决地说了声不要，就挂断了电话……

这一觉直睡到下午，据说我妈看我困成那样，中午吃饭也没敢叫我。等我起来时，已经饿得两腿发软了，于是赶快去热饭吃。还没等一碗饭吃完，手机又响了。是实习生打来的，他说6床病人突然急腹痛，疼得满脸流汗，刚接班的钱大夫让我最好能来一趟……

6床病人，就是昨晚被我切掉阑尾的田园呀，他怎么了？即便有什么紧急情况，带班的主任都在呀，干吗非要我去？我连外衣都顾不上穿，跨上我的电动自行车就往医院赶。

我家离医院有四站路，我心急如焚一路狂奔，把电动车操纵得比摩托车还快。除了红灯不敢闯，其他什么都敢闯。比如到一家商店门口，我明明看见一辆卡车在倒车，我快速估算了一下双方的距离和加速度，便果断地迎着车尾巴闯上去了，几乎要与它肌肤相亲时，我用了一个杂技动作，微微一侧身便刷的一下从它旁边闪过去了。只听我身后追来一句骂声：“美女，你找死啊？”

进了医院大门，等不及走到车棚那边，我把电动车往传达室门口一放，也不管是谁值班，只冲着屋里说了声：“替我锁上！”便跑了。

等我赶到病房的走廊门口，侯庆生已经在等着我，他手往2号病房一指，我就知道田园换地方了。2号是双人病房，可以作单人包间。我在门口调整了一下心绪，故作气定神闲地进去。只见田园左手腕上挂着输液瓶，右手保护着自己右下腹的刀口，在床上不断地做着侧身仰身侧身的交替动作。钱大夫站在旁边，还有一个小伙子也束手无策地站在旁边。三个人见了我，就像见到了大救星，六只眼睛齐刷刷射定了我。

我先问钱大夫：“做过什么检查吗？”她木然地摇摇头。

我再问：“采取什么措施了吗？”她还是木然摇摇头。

我又问：“给主任汇报了吗？”她浑身一颤，还是摇摇头。

我真急了，冲她问：“为什么不汇报？”她怯怯地说：“是张主任值班。”

我愣住了，横了她一眼忙转身问田园：“疼多长时间了？”

这时侯庆生插话说：“打电话叫你时，刚疼了五分钟。”田园点头表示同意此说法。

我轻轻地从田园的腹部切口直摸到他的右上腹，发现那里皮肤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，便问他：“现在怎么样？以前疼过吗？”

“现在很疼，以前没疼过。”

我略一思索便换了和蔼一点的语气说：“钱大夫，先给他做个肝胆彩超吧？”

钱大夫问：“谁写医嘱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是你写呀，这会儿不是我的班啊。”

钱大夫像得了特赦令一般，松了一口气便匆匆忙忙出去了。

我也转身出来了。一出病房门，就看见我们科室的“活阎王”，那个叫张大江的张主任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了。我赶快微笑立定侧身而立，双手下垂，恭恭敬敬地礼让他先过去。他却看着我问：“不当班跑来做什么？”

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天哪，我怎敢如实说是钱大夫叫我来的，那样，他今天不把钱大夫活活撕碎不算完啊。我赶快以十二分的恭敬对他说：“我来看昨晚做手术的一个急诊病人。”

“阑尾炎的那个？”

“对。”

他脸上有了一丝丝笑容。我知道他心里在赞许我对病人的极端负责。

趁着田园去做彩超的这会儿工夫，我给读者说说这张大江吧。

这位张大江，现年五十岁，中等身高，胖瘦适中，有一张严肃冷峻的脸，面部笑神经不发达。主任医师职称，外二科副主任职务。病人私下里都把他称为张大刀，意思说他手上那把手术刀好生了得。除了阎王钦点的病人之外，其他病人，只要是他上阵，可以说是刀刀不空，刀到病除。可惜呀，人常说水桶能装多少水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，张大江的情商就是一块短板。所以，按技术和职业道德来讲，他本该担任正主任甚至更高的职务，然而至今他那主任的前边还得带个副字。

我们这帮七〇后和八〇后，背后既不叫他张大江，也不叫他张大刀，都管他叫张大钢。不是称赞他有钢铁般的意志，而是说他像钢锭和钢板一样，谁也不敢碰他。你要正面撞上他，不碰碎你的颅骨也碰塌你的鼻梁，最轻也让你眼冒金星晕头转向。

钱大夫这人，当年在医学院是个差生，毕业后，靠着她那煤老板父亲的投资，才进了我们这三甲医院。今天她之所以非让我来一趟，一是怕替我背黑锅，二是她业务功底薄弱，对于出现的紧急腹痛她心中无数。如果向张大钢汇报请示，这张大钢有可能让你从病人的目前状况、初步检查，以及下一步的检查治疗措施，还有理论依据等等，都要说个丑寅卯。你所讲的这诸多环节中，有一项不严密，不准确，不到位，他都会训得你面红耳赤，眼含苦泪。

话说回来，那张大钢对我可不薄，一年前我破格晋升主治医师，他可是替我据理力争的。但他对钱大夫可就不客气了，总是牢牢地盯着她，只怕她把自己的漏洞弄成病人的血洞……

田园已经被推回病房了，我跟过来看了彩超报告单：一粒不大不小的结石，